



DONGWU
YURENLEIXIAOSHUOXILI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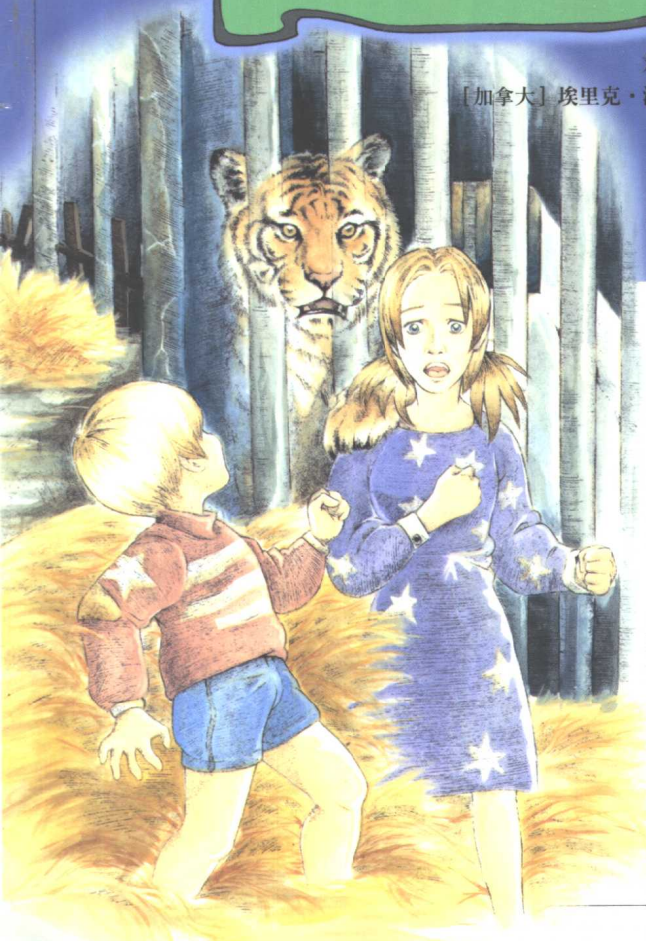
动物与人类小说系列

与虎共存

刘海栖 / 主编

[加拿大] 埃里克·沃尔特斯 / 著

张建平 / 译



明天出版社





动物与人类小说系列

与虎共存

刘海栖 主编

〔加拿大〕埃里克·沃尔特斯 著

张建平 译



明天出版社



124C18/03

丛书名 动物与人类小说系列
书 名 与虎共存
著 者 [加拿大]埃里克·沃尔特斯
译 者 张建平
出版者 明天出版社
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
网 址 <http://www.sdpress.com.cn>
电 话 (0531)2060055—4710
发行者 各地新华书店
印刷者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
地 址 山东省德州市新华路 155 号, 邮编 253006
版 次 2002 年 3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规 格 787 × 1092mm 32 开
印 张 7.5
千 字 94
I S B N 7-5332-3685-8/I·911
定 价 11.30 元

Tiger by the Tail

First published by Beach Holme Publishing, Vancouver, Canada

Copyright © 1999 by Eric Walters

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

Beach Holme Publishing through Raincoast Books Ltd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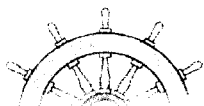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 2002 by Tomorrow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与虎共存/(加)沃尔特斯著; 张建平译. — 济南:
明天出版社, 2002.3
(漂流瓶丛书·动物与人类小说系列)
书名原文: Tiger by the Tail
ISBN 7-5332-3685-8

I. 与... II. ①沃...②张... III. 儿童文学—
长篇小说—加拿大—现代 IV. I711.8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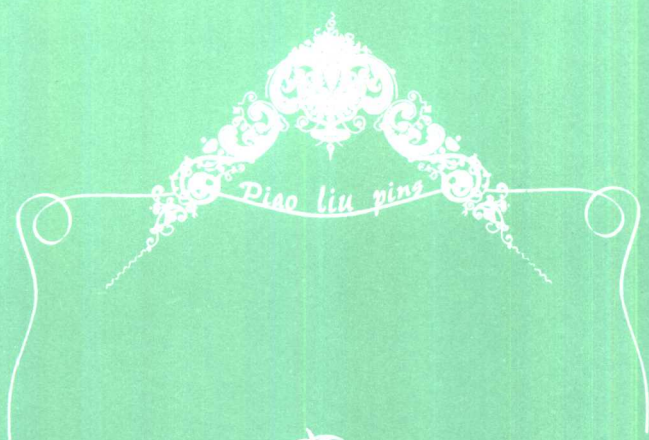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92999 号



内容提要



莎拉和尼古拉斯随妈妈搬迁到乡下农场。姐弟俩认识了曾在马戏团工作的邻居麦柯迪先生。麦柯迪先生家里养着老虎、猎豹和猩猩等动物。在他的鼓励下，姐弟俩与这些动物成了朋友。但是一些顽皮的孩子在一天半夜里放走了老虎，险些酿成伤人事故。此事惊动了警方。虽然麦柯迪先生和姐弟俩巧妙地抓回了老虎，但警方为了保护居民的安全，决定没收全部动物。姐弟俩和那些知错就改的孩子帮助麦柯迪先生与警方展开了周旋，结果出乎大家的意料……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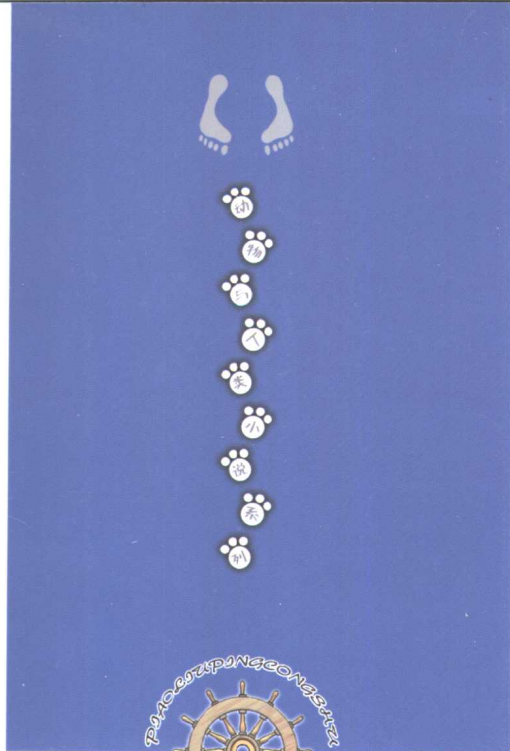
与虎共存

YUHU GONGCUN



PHAO SAK PHAO GONG SAK





责任编辑：王晓辉

美术编辑：彭 鹏

封面绘画：王 慧

内文卡通：王 慧



与虎共存

YU HUGONGCUN



第一章

“尼古拉斯，你到底认识路吗？”我问。

“当然认识，莎拉，我要走这条路。”尼古拉斯边说边一猫腰钻进了栅栏。

结实的木栅栏很高，比我人还高，上面的油漆已经剥落，顶上围着几根带刺的铁丝。我弯下腰，转过身子，把脑袋和肩膀从栅栏下面钻过去。我弟弟尼古拉斯正在往前面走去。

“尼古拉斯！回来，我们不能穿越别人家的地！”

他转身面对着我。

“你朝四面看看，你以为有谁会在我



们从这儿经过吗？”

他说得不错。他站着的地方像是一块废地，这里没有庄稼，却有许多野草，从被太阳炙烤的土地里钻出来。这块地有日子没人耕种了。

“但我们还是不能穿越别人的地，我们还是返回去，从公路上回家吧。”我建议说。

“莎拉，你是我姐姐……不是我妈妈。我们家在那个方向。”他指着 he 正去的方向说，“要是我们不走这条近路，不等我们到家就会赶上一场雷雨。”

乌云正从东边急驰而来，风一阵紧似一阵，天气突然凉了下来，远处电闪雷鸣。

我不想跟他走，但是又不想被雷雨淋成落汤鸡。

“看起来只好走你这条路了。”

“对，也许我们可以在被淋湿前赶到家里。”

“我担心的倒不是淋湿，尼古拉斯。”

“现在是七月，莎拉，所以我想不会下雪。”尼古拉斯说。



“我是怕……怕遇上龙卷风。”我简直是在耳语。

“龙卷风！”

“轻一点！”我责骂说。

“轻一点？为什么？你以为只要大声说，就会出现龙卷风？”尼古拉斯哈哈大笑。

“是的……我的意思是……不，我的意思是……只是要轻一点。你知道这儿是龙卷风之乡。”

“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”

“两个星期之前，在离这儿只有几英里的地方就刮过龙卷风。”

“是吗？”尼古拉斯说。

“是的。它损害了很多庄稼，卷翻了一辆运干草的大车。”

“你能肯定吗？”

“当然能。我从报纸上看到的。”

我更加焦虑地抬头看了看天。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，天空变暗了，风也更紧了。我朝地平线那里一看，看见了漏斗云。

“走吧，我这就跟上来。”我说。



尼古拉斯走了起来，我跟在他后面。

“你真的知道往哪里走吗？”我问道。

“当然知道。我在穿过一块废弃的农田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别担心，姐，一切都在控制之中。”

这会儿风大了起来，推着我们往前。小片的干叶柄和叶子，以及垃圾在空中飞扬。天色越来越暗，一道闪电照亮了天空，几乎紧跟着就传来了雷鸣。

我从科学课上学过，知道如果闪电和雷鸣同时近在眼前的话，意味着一场暴雨几乎就在你的头顶上了。又一道闪电倏地亮起，刹那间我看见了尼克^①的脸。他看上去像我一样害怕。又一阵雷鸣之后，雨开始下了起来。

“我们没法应付。”尼古拉斯说，他这会儿甚至都不愿假装勇敢了。

“我们快走吧。”

尼古拉斯开始跳了起来，接着突然停下

^①尼克是尼古拉斯的昵称。



了，把脸转向我。

“莎拉，我记不得了，是穿橡胶底的鞋子好，还是不穿好？”

“什么？你在说什么呀？”

“闪电，闪电！我记得从书上看到过，穿橡胶底的鞋子闪电就不会打到……或者也可能是穿橡胶底的鞋子闪电就会打到？我记不得了！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我答道，面对着他的惊慌，我想尽力保持镇静。

闪电越来越频繁，紧跟着就是轰隆隆的雷声。

“也许我们应该……”我的脑子飞快地转动着想办法，“也许我们应该脱掉一只鞋，这样我们至少有一半是安全的。”我刚说完，就知道这是个馊主意，但是尼古拉斯已经吓坏了，甚至都顾不上问我，就弯腰脱去左脚上的跑鞋，我也脱去了左脚上的凉鞋。

“我们这样是跑不到家的，”我说，“也许我们可以找到一个躲雨的地方。走吧！”

尼古拉斯落在了我的后面。我们跑过了



开阔的田野里的土堆和垄沟，坚硬的地面开始潮湿、柔软。我知道，一旦雨真的下起来，这整片农田都会成为泥浆。而就在这时，雨真的下起来了。我们更拼命地跑起来，但是没跑几步，我就浑身湿透，衣服都粘在了身上。

又一道闪电照亮了我们头顶上的天空。

“瞧！”尼古拉斯叫道，“瞧前面！”

透过密雨和黑暗，我看见了一个好像仓库似的建筑物的轮廓。我们笔直地往那里冲去，磕磕绊绊地跑出了农田，跑上了一条砾石铺成的车道。车道直通那个建筑物。不用在泥浆地里奔跑当然很好，但是石子儿硌得我没穿鞋子的左脚很疼。

“别慢下来！”尼古拉斯边跑边在我的前面叫道，然后在旧仓库前面停了下来。仓库耸立在我们面前，这是一座两层楼高的建筑，灰色旧板墙饱经日晒雨淋，两边爬满藤蔓，有一扇关着的大门。

“我们进去吧！”他的声音盖过了雨点打在仓库的铁皮屋顶上发出的喧闹声。



“我们不能就这么进去，它又不是我们的！”

“让我休息一下吧！我得进去。你就站在外面一直等着我最害怕的闪电打你吧！”他尖叫道。

我站在那里注视着，尼古拉斯去推门，但是推不开。他先挪到这边，又挪到那边，终于找到了一个较小的门，很快人就没了踪影。

“尼古拉斯！”我跑着追他，发现他正安安静静地坐在仓库里面的一包干草上。

“我们没有得到允许，不能待在这里。”我提醒他，尽可能摹仿妈妈的口吻。

“莎拉，说得对。可你说我们该求得谁的允许呢？求鬼？再说，我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。”

“什么问题？”我关心地问。

“我的袜子！刚才在外面的时候，泥浆把我的袜子都弄丢了。”尼古拉斯抬起那只沾满泥浆的大光脚丫子。

“这就是你的问题？”我不相信他的话。

“是啊。妈妈说，下次我再弄丢任何东西



都得赔。可我的零花钱要买更好的东西，才不想买袜子呐。”

我也坐在一包干草上，穿上凉鞋，另一只凉鞋上沾了一层泥浆，都认不出来了。

“真希望这雨快点儿停。我不想让人发现我们。”我说。

“发现我们？看看四周吧，这里很久都没个人影儿。”

我扫视了一下这座仓库，很多木板没有了，亮光从空隙中渗透进来。但是通过这些空隙渗进来的并不只是亮光。我感觉雨点不断地打在身上。这里比外面当然要干燥一些，但并不是很干。

在一个角落里有一架破旧的机器，一面墙上吊着三辆生锈的旧自行车，紧挨着我们的是一堆旧轮胎和一个破沙发，特地罩上了塑料布。屋梁在屋顶上纵横交错，各种各样的绳子从上面挂下来。

地板上覆盖着薄薄的一层脏兮兮的干草，还有一些散落在一边。雨打铁皮屋顶的喧闹声不时地被木墙板在风中噼啪作响的声



音打断。

我站了起来。

“尼古拉斯，你以为……”我转过身才发现尼古拉斯已经不在他原先坐着的地方了。当我忙着打量仓库的时候，他不知兜到哪里去了。

“尼古拉斯……”我吞吞吐吐地叫道，没有人回答。

“尼克……”我又叫道，这回声音更响了，仍然没有人回答，只有雨还在咚咚地敲打屋顶，声音似乎越来越响。我站起来，走了几步，但是本来就沾满泥浆的凉鞋底上又沾了一层干草和泥巴，变得更重了，我停了下来。

“哦，天哪！”我喃喃地说，在地板上蹭着鞋底，想把干草和泥巴蹭掉。谁知更多的干草粘了上来，像一张编织得很漂亮的席子，粘在我的脚底下。我靠在一根横梁上，擦着凉鞋的鞋底，直到把泥巴和干草差不多都啪啪地甩在了地板上。

我感到脚底下的地板在往下陷，我使劲往下踩，地板稍稍豁开一条缝。我弯下腰，把